

李耐冬文集

第一冊



散文 詩詞 對聯 謎語 泰文詩 研摩綜合本

自序

我從來沒有出過書，雖然我喜歡舞文弄墨，一生別無其他嗜好，甚且附庸風雅，與涓江詩壇諸君子作紙上神交，互有唱酬，且又曾在改版前的世界日報義務主持了三個專欄，其中「新聞評批」專欄天天見報，為時數年，直到改版後為止，根劇剪存報紙，自從我與前潮州會館主席鄭開修先生、報界耆宿黃病佛先生，及瓊籍詩友韓悅吾先生的和詩唱酬那年算起，至今已是三四十年，前後連專欄寫作總共數百篇，算起來已是百萬字以上，所以年來不少文壇友好常常鼓勵我出單行本，但我有自知之明，總以為不可，因為我以為「羽毛不豐者，不可以高飛」，我認為出書者必須具有下列兩種條件，第一：文筆須精彩動人。第二：經濟稍有能力。而我兩者皆虛，故一直不敢造次。

年來文壇友好，相繼凋零，而自己也已望八暮年，已臨人生最後的關頭，如錯過最後這一站，恐怕就會後會無期了！主要的是數十年來克勤克儉的些微積蓄，也稍具能力可以出書，故不辭文筆淺陋，冒昧出版，並將售書所得，捐贈華僑報德善堂。

我出這本書，中泰文並列，雖然是百貨什陳，可惜都是「粗雜貨」，裡面並無貴重的物品，因為我的中泰文，完全沒有學歷，雖然也曾經「為人師表」，但卻連學校發給我一張正式的文憑都沒有，我能夠在一個短期內在華校混碗飯吃的原因，是靠我平日業餘自修，及二十個月的因病失業，在病榻中「惡補」，然後往泰國教育部報名考取兩張中泰文的師資文憑來執教的。中文我從小還讀有成十年。泰文我沒有進過正式學校，只讀私人設立的夜學補習班為期不上一年，每晚一小時，合起來還不到三百小時，這樣寫出來的「泰文詩」，其淺陋是可以想見的。我的泰文詩，是被惡劣的環境逼迫出來的，其中的辛酸，可從我的拙作廠海浮沉四十年的那篇「我怎樣學會泰文」中見之，總之，我整本書中，不可以作為讀者的範本，所以，這本書的封面，印有：「散文、詩詞、對聯、謎語及泰文詩的研摩綜合本」，就是聲明只可以與讀者共同研摩，不可以作為楷模的。正因為如此，所以我不敢請高賢寫序，因為寫序的人必須介紹書中的精華和讚譽作者的文筆，而我裡面空虛，恐怕使人難以下筆，故請高人作序，只好從缺，我只好自我介紹的為自己寫序。

這本書，是我懷孕數十年才出世的第一個醜陋的兒子，這篇序，也是我開宗明義寫來不三不四的第一篇自序，還請文壇健將及社會高明不要見笑為幸。

李耐冬謹啟

佛曆二五四二——一九九九年四月

目 錄

自 序

一、社會服務，共十三篇。

一、不是名種的蘭花	1
二、黃昏怪客	5
三、黃昏怪客的迴響（思維）	15
四、公車巧遇	18
五、李耐冬道不拾遺（林一良）	22
六、不悔的一生（思維）	24
七、不悔的一生・引出同情的一群	28
八、甘雪美老師的坎坷厄運（黃華灼）	32
九、薪火未熄・尊師有人	34
十、瀟湘秋雨・匯成巨流	38
十一、及時甘雨禾翻綠・夾道仁漿人敬師	41
十二、天上有霖蘇潤蚰・人間無處不鮮花	44
十三、好人好詩（陳潔明）	48

二、自療祛病到稀齡，共廿一篇。

一、一生兩逢第一號殺手	51
二、難得溫情慰寂寥	75
三、延年益壽話公車——「七步內功」	79
四、延年益壽話公車——「李氏公車八段錦」	84
五、自療祛病過稀齡	89
六、床上運動快樂多	95
七、安步當車強心肌	99
八、避暑最宜深竹院	102
傷風應用小柴胡	
九、七十古稀今不稀	106
十、無可奈何的醫生	111
十一、醫生的烏龍	117
十二、醫生的刀下誤人〈一〉	121
十三、醫生的刀下誤人〈二〉	125
十四、心跳並非心有病	
頭痛未必頭生瘤	130
十五、護士的烏龍 一	135
十六、護士的烏龍 二	138
十七、人間至情（思維）	141
十八、真正的人間至情	145
十九、醫院歷險記〈上〉	149

二十、醫院歷險記〈下〉	154
廿一、溫暖的友誼・誠摯的愛心	161

三、廠海浮沉四十年，共五篇。

一、我怎樣學會泰文	172
二、退休兩天記	183
三、四十三年歸去來	192
四、三顆毒瘤	198
五、退休員工別會	205

四、對聯輓軸，共四篇。

一、軸聯漫談	210
二、對聯的考證	213
三、三尺青霜開帝業	216
千秋俎豆紀豐功	
四、漫談對聯及輓聯	220

五、射虎猜燈，共三篇。

一、一年一度紀聯歡	226
二、聯歡謎語廿一條	234
三、猜謎同樂	244

六、菩提庇蔭，一篇。

印尼的排華・桃源的泰國250

七、孺慕思親一篇。

先慈與岳母259

不是名種的蘭花

現在吊在天台欄杆上那幾鉢藤蔓的蘭花，是三十年前我寄居在學校裡種的；雖然不是甚麼名種，也不怎樣美麗，但它們在我宿舍簷前的椰蔭下，四時不斷的開著花；在十六年前我遷離學校的時候，不忍將它丟下，十六年來我經過三次的搬遷，它跟著我到處的遷移，一直都隨著我到處的飄盪！

當初我遷來這裡將它掛在天台上的欄杆，朋友告訴我：「蘭花性喜陰涼、不能整天曬著炙熱的陽光，像這樣每天暴露在日光下十餘小時，一定會被烈日曬死的！你看別人蘭花，都替蘭花蓋上了花棚，抵擋住熾熱的陽光。」我雖然想位他的話，但剛搬來百廢待興，又找不到搭花棚的工人，只好暫時讓它委屈一下，起初花確實憔悴了不少，我沒有辦法，只好早晚兩次猛澆著水，希望能有幫助，果然，漸漸地它們對環境也適應了起來，酷熱的日光曬不死它們，而且不久後竟茁新苗，接著也開了花，雖然沒有以前那樣的花繁葉茂，但總算戰勝了環境。每天花兒隨風搖曳，好像綻開笑容向我點頭，感謝我三十年來不斷的照顧，其實，我更應該感謝它們，它們在我房間

上面，竭力的為我抵擋了白天熾烈的驕陽，雖然力量有限，但是它已經盡了最大的責任，十幾株蘭花聯合起來抵消了一小部分的熱力和散發一點點陰涼的空氣；在視覺上，也給我嫩綠和嫣紅的視覺享受；在嗅覺上，花朵散出一點淡淡的芳香；它的葉吸收了汗濁的二氧化碳的廢氣，又吐出了氧氣，使週圍的空氣更加清新！

不久後，我僱了一位泥水匠，就在天台的地面上，在前面和左右三方面，靠緊牆邊，建造了三排花穴，高約一英尺，填下泥土，種植鳳仙花和茉莉花，又在右上角上建一稍大的花穴，種下了玉蘭花，每天，我用軟塑膠管接上自來水，儘量往在上面的蘭花灌水，水從蘭花鉢裡滴下在天台上那三排花穴，花穴裡吸收不完的水，我用PVC硬塑膠管引導水從天台花穴流到二樓窗前的另一排花穴，又同樣的用硬塑膠管引導二樓花穴剩餘的水，最後滴落樓下庭前的芒果樹穴裡去；一水四用，使這些農人珍貴的水，一點一滴都沒有浪費。

十餘年來，天台上吊在欄杆的那些蘭花，並不因驕陽的炎熱而被曬死，天台右角的那株玉蘭花，和前面及左右那三排花穴裡的茉莉花和鳳仙花，也不因泥土的稀少而不長大，相反地它們卻有四時開不盡的各色鮮花；特別是那株玉蘭花，花穴裡只有約一平方英尺的泥土，卻能培植出一株高及二人的玉蘭樹，這是因為它們種在最上面的天台，是充足水分灌溉的第一站和第二站的緣故；第三站的二樓庭前的花穴，種著耐旱的紅金針花，也不負所望的開出四季常紅的金針花來；

最末一站的庭前穴，本來我是種一株矮種的椰樹的，想不到只十年的時間，它竟高與樓齊，樹梢直竄過天台的上空去，巨大和甚重的椰葉扇，向外伸展，竟壓在門前的電火線上，將電火線壓得腰彎彎的不勝負擔，電火局的職員警告我，如果將電火線壓斷了將發生意外，命我砍掉，我心有不忍，內人和女兒又恐椰樹太高，孤幹獨聳，將引起雷擊；既怕電觸，又恐雷轟，我三面受敵，獨力難支，護花有力，但卻保椰無方！只好揮淚斬「青椰」，結束了那「庭前椰似扇，窗外月如鉤」的詩情畫意！現在的芒果樹，正是以前椰樹的替身，由於天台眾流歸穴的水，使這棵芒果樹蒼翠欲滴的急起直追上去！

古人有詩說：「惜花春起早、愛月夜眠遲」，數十年來，我並不因愛月而遲眠，但惜花春起早卻是事實，我們的七美村裡，雖然沒有「百花齊放」，也沒有「百鳥爭鳴」，但是我們村裡有好幾株高大的芒果樹，每天凌晨五時左右，都會引來一群不知名的鳥兒，在那芒果樹梢，高吭著清脆的歌聲，像定時的鬧鐘一樣將我吵醒起來。我起床梳洗後，在這排「陶豪」門前，作體操式的開步走半小時，然後就是十五式柔軟體操和澆水賞花的時光，正是「陶豪」何須大，花香不「厭多」；運動完畢沖涼、早餐後，帶著公事包往乘公車上班，經過七美村「陶豪」門前的時候，私家轎車成排的停在門口，好幾架安置於房外的冷氣機還嗡嗡的響著，好像告訴我：「我家的男女主人，正沈醉在美麗的好夢中！」

十餘年來，我的天台上那幾株蘭花，不是甚麼名種，也不怎樣的美麗，但卻無視於炎熱的威脅，堅強的活下去，還陸續不斷的開花，「吐陰吸熱散芬芳」，盡花木的責任，為人群作出貢獻！

數十年來，我經歷了兩次不治之疾，廿六年前醫生為我切除病肺，五年前醫生又發現我患了心臟病，人們都認為我沒有生存下去的條件，但我依然莊敬自強、處變不驚；起初我用西醫，但效果不彰，後來我索性用中藥自療，加上有恆的運動。先後將病魔逐一的擊退，雖然不及一般人那樣生龍活虎，但我現在生活得很愉快，我每天依然上班九小時，再加上三小時的來回公車，和自己的公餘事業，每天工作起碼十一小時至十五、六小時，不管太太和兒女的勸說和全家的反對，我還是要繼續的堅持下去，一直到走不動為止。

現在我已是望七之年，古稀不遠，我想要和我天台的蘭花一樣，我貌不出眾，人不出名，卻與蘭花同樣的有堅強活下去的決心；它盡花木的責任，我盡人類的責任，希望同樣的盡點心力，為社會作出一點小小的貢獻！

佛曆二五三三——一九九〇年六月廿九日

黃昏怪客

是晚上七時左右的時候，我才開始用膳，內子已端上最後一道飯菜，正當她準備舉箸的時候，忽然間，門鈴響起叮嚀的聲音，小女傭因正在廚下處理膳後的工作，內子只好放箸起身應門去。巧的是這幾天來，門前的電燈泡壞了，門口一片黑暗，只靠著對門遠射過來的微弱燈光，實在看不清來人。

「您找誰」？內子用潮語問他。

「我來找尋一個人。」他囁囁嚅嚅地用國語回答。內子向他端詳了一下，也用國語說：「請進來！」

他在昏黃的燈光下，見那人年紀輕輕的、胖胖的身材，白白的皮膚，整齊的衣服，又用國語答話，心想他必是一位正經的人，故禮貌的請他進來。

「請問您是不是文友」，因為這些日子來，有好幾位內子不認識的文友，先後前來訪問和坐談。因此這樣問他。「不。」他的聲音十分微弱，微弱到我在飯廳裡面未能聽到，但我卻聽到內

人說「文友」這句話，於是馬上放下飯碗，一面高聲說：「請進來！別客氣。」就這樣的把他請了進來！

「請問貴姓大名？」我也用國語問他，因為我也不知道他是誰。

「我姓璽，上面是龍字，下面是共字的璽，是來找一位叫做楊某某的朋友的。」

「不，這裡沒有這個人，」我向他上下端詳並露出了懷疑的眼光，內子也緊張的跟著我在一起，恐他有甚麼壞主意。

「這樣晚的時間，本來我是不該進來的，但是我剛才問右鄰第三家的那位太太，是她指向您家來，我原是站在門前躊躇著應不應該按門鈴，忽然看見您們的垃圾筐裡有張舊的中文報紙，墊在筐底，我下意識地認為這是一家中國人的家庭，所以鼓起勇氣來打擾您們，可是請您們相信我，我絕不是壞人。」說著，他將上衣掀起，露出上衣下面的褲頭。他穿著一件深色狹窄的牛仔褲，沒有褲帶，他的身材略嫌肥胖，顯然裡面不可能藏有武器，接著他又將身子旋轉了一圈說：

「我身上甚麼武器都沒有，請您們放心。我身上只有一只不值錢的手錶，和一些泰幣。我剛來泰國的時候，有金條、有美鈔，但是現在我子然一身，除了一些生活費之外就一無所有了！我們本來有一個幸福的家庭，家中也有各種家用的電器設備，我也是讀工程的，我家中本來一共有十人，而今死的死了，我所能知道的已死去了六人，其餘的不知他們失散在何處？」他說到這

裡，聲音顫抖、斷斷續續地好像接不下去、嘴唇一陣痙攣、眼眶一紅、忍不住地像小孩子受了委屈一樣地哭出聲來了！

「啊！朋友，不要傷心，原來您是一位難胞，請問您以前居住在那個國家？」我已一掃猜疑的眼光，改以慰問的口吻和同情的聲音對他說。

「我以前是住在西貢堤岸的，西貢陷落後，我們一家大小十人，和人們一樣的挨不下去，故各分帶美鈔和金條，逃離西貢堤岸。我們一行千餘人，一同逃往高棉，最終的目的是泰國，可是當我們經過幾次失散又聚頭，聚頭了又失散，最後陸陸續續抵達泰國的時候，只有百餘人而已，其餘的不是死亡就是失散，我自己也經歷了三次大難不死。」他指著兩邊手臉上兩處挨刀的疤痕，又拉起褲腳，大腿上也曾挨了一刀，三處的疤痕都不算短，幸而那都不是要害，才能僥倖不死。

「啊！很可憐，請問您今年幾歲？」我心中正在盤算他此來的目的，口裡卻下意識的問這句無關痛癢的話。

「我今年三十一歲。」

「請問您此來有甚麼目的？」我終於面對現實，開門見山的問他。

「可是，我不知道要怎樣說，可否給我一大杯水！讓我再繼續說下去！」

雨剛下過不久，晚上的天氣並不燠熱，泰國四季向無寒暑，一雨便成秋，但他卻激動得滿頭大汗，內子遞給他一大杯冷開水，他將杯直向口裡傾，一飲而盡，接著又說：

「我因為在邊境的難民營非常的不安全，便逃出了難民營，非法的居住於叻府，並以二萬銖銀的代價，弄來了一張泰國公民證，但後來因為語言不通而露出了馬腳，被一個穿警官制服的人拘捕，這個殺千刀的黑心假警官，說我的公民證是假的，他先沒收了我的公民證，又搜了我的身，將最後僅存的二條小金條及一些泰幣以及身上可能拿走的東西通通沒收，但他並沒有將我拘往警署，卻在半途將我釋放了！我覺得既然語言不通，如果這樣混下去，往後只有死路一條，因為我是在西貢堤岸出生的湖南籍華裔，只會說越南語、國語、粵語，和一些英語，但是由於不懂得泰語和潮語的緣故，又沒有證件，覺得很難住下去，故此我極力探聽可以逃往香港的門路，那邊有我的朋友，有我們共通的語言，我的朋友寫信告訴我再逃亡的路線，只可惜卻是水路，如果是陸路，憑我這健康的體格，和這雙曾經過千山萬水的腳，再困難的路我也是能過去的。」他越說越激動，兩手抖著，雙頰顫動，而流經兩頰的水珠，已分不清是淚水或汗水。

「今天我在某處和一位船員搭上了線，他要我一萬銖的代價，因為他們是要幾個人共分的，時間就在今晚開行，偏偏我身上的錢不夠；我記得我們的難友中，有一位就住在這大羅斗圍附近，可惜他的地址也被那個黑心的假警官拿走了，我在舉目無親的情形下，只好僱的士來碰碰運氣

？我已學會幾句簡單的泰語，的士要我一百銖，我乘車來到這裡，的士轉了幾彎，問過了幾家人家，都不認識這個人，可能他已改名換姓，的士要我下車，並討車資一百廿銖，我剛好沒有零票，給他二百銖，他並沒有將零票找還，就開走了！我只好在這附近詢問，我不敢暴露身分，只說是從香港來的船員，因為我說的是國語，剛才那位太太大概了是想您們也是說國語的人家，她因而就指向這裡來，剛才看到你們，已知道不是的了。不過卻因此打擾您們不少時間。」

「您即使能上船前往香港，香港也未必容您上岸。再說一萬銖也是一個不小的數目！」

「我知道。我之所以要去香港，是準備讓他們抓的，船員可以說是海上漂流時把我救起的，所以他無處可以遁回，我就有資格進入難民營了！只要我能到了那裡，那邊就有我的門路，我的朋友就會替我想辦法，最後可希望移民美國或加拿大，這條門路，是難友們走出來的，我也知道，我舉目無親，沒有人肯幫助我這一萬銖，但我身上還存有七千六百銖，只差二千四百銖而已。」接著，他將身上的所有幾張紫色和一些紅色的大鈔掏出來攤開在桌面上。

「您是湖南省籍的華裔，我可以帶您去找您的同鄉，看他們能不能夠出力來幫助您。」我口裡雖然這樣說，心中已有六成以上被他說服了，打算竭力幫助他，只不過是想請這位他所謂的同鄉出來了解他的真實性而已，因為這幾年來他一直熱心於救濟難民，如果是假的，那就很可能揭露那人的馬腳來。

於是我撥了電話，然後上樓換了出門的衣服，再開抽屜拿了五張五百頭的鈔票放在身上。我是已決定要幫助他，正好內子了跟著上來，我便問他的意見。

「我看九成是真的，我們寧可被騙二千餘銖，不可見死不救，而耽誤了他今晚這個寶貴的逃命機會。即使我們被騙而損失這二千餘銖，我們並不會因此而鬧窮，今晚還睡得著；但如果不拿出這筆錢而使他失去了這個逃命的機會，那我們都將會因此而失眠直至天亮的。」他激動的說著。

「這些年來，我所得來的稿費都是用於救濟難民的，但都是托報館及朋友轉交，今晚我面對這個情形，同是僑胞，我能坐視不救嗎？不管他是真是假，我總算是親自第一次將錢交到一個難胞的手中，如果他是假的，這個人他一定是一個優秀的話劇演員，他的表情，剛才已賺了妳不少熱淚，如果他真的去演戲，我想他的表情這樣的逼真，一定是未來金像獎的得主！」我也附和著說。

我們商量停當，決定立刻就幫助他，不要再帶他去朋友處去了解了！於是下了樓，將二千五百銖交給他，也同也對他說：

「朋友，我們今晚雖是萍水相逢，但我們完全相信您，不然的話，那將會使您失去了今晚及此後找尋出路的机会。」